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全體之人目擊而道存現因彼為喻等死生為虛夜不
射之射凡有存之
存而始可與言道矣

田子方之師待坐於魏文侯數有稱銘工以文侯曰銘工于之
師邪和子方曰非也無擇名之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有當與之論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子方曰其為人真也人貌而天貌與人同而虛緣而葆

意也消則所改者不無擇何足以稱之而名之也子方出文侯
儼然自失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誦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鉅而不欲言二句舉為虛然自失之意求諸行

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言其習於未學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人

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請見我必有
以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目見客又人而數其

以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目見客又人而數其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

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

也似子其道也我亦似父交後而當深則得其於眉睫之間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以目為目至道盡在神會之中不待言語而意已喻矣

夫子馳亦馳馬為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視視若平後

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視若平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謂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之無名位而民歸之所謂神化也莫之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為心死故可哀若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為心死故可哀若

定南北也自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本如是待日行機十一度萬物之入

論有能難言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汭也無爲而才自然矣
水之善利萬物而有功於人者莫如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焉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此種學問無修無證者天自高而日月自明夫何修焉
之而自明何修而證者天自高而日月自明夫何修焉
所以未能修而證者天自高而日月自明夫何修焉
似相如始知無修而證者天自高而日月自明夫何修焉

出以告顏回曰邱之於道也其猶騷雞與余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曰魯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

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問之儒者冠圖
者冠者知天時履句方也履者知地形緩佩球音決有決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三 莊子 牛集十一
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
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

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子儒服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曰魯哀公百二十

年此云爾者特言耳以下諸 舉數事備言無心忘人之始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矣之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矣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價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 是眞畫者也 文王觀於城見一丈夫釣太公而

其釣莫釣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釣也

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巨而屬

朱蹄一號 曰寓而政於賊丈夫庶幾乎民有瘳焉乎諸

之命王其無他 授之政典法無 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三 莊子 牛集十一
烈士壤植散羣 長官者不成德 不使民 鯁首廉解

不敢入於四境 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功也 鯁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

心也 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

身無聞 王其猶未邪 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 射之法也 指杯水其肘上 肘平可置

杯水于上 發之適矢復得方矢復得 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 言定也

又寓于發上 當是時猶象人也 射之時而身之不動如伯 言神速也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 非不射之射也 用神 膏與汝登高山 履危后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后臨

百仞之淵背遂 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冠而進之 之危淵之 神全而氣定也

御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聞青天下潛黃泉插斥八極神氣不變 天之上泉之下極之

非強之也中有委耳此所以能審安 今女怵然有悔音目之 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者神氣不充足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三一

之真間栩栩然 然身雖息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知來去之無常知 我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不知可貴者 其在彼邪亡乎我

在令尹則在我邪亡乎彼 可貴者在我則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高視遠想于天地之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 不為言 美人不得濫 色所淫 盜人不得劫 音劫不為伏戲黃帝不得友 貴所賤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

濤處卑細而不憊 音不為 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不與物遷其

南華真經注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神可以經出入而充滿天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與人命有言道之無窮也

右曰凡亡者三 言凡國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

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凡雖亡 也也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及喪存楚未亡而足以存存乎凡回

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 則乎凡楚之存亡則世之得喪禍 福皆外物矣此是 學問切實受用語

復主子曰田子方數稱谿工之賢於魏文侯而不稱東郭順 子者何也以東郭順子之為人真人也具人之形而全天之

德視萬緣皆虛幻也 葆本來為真切也太虛之中何所不容 藏垢納汙不足貴也而能消垢汙為清淨斯為順子之天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三一

也文侯於是儼然目失始悟夫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未至 乃形解而不欲動思欲行滿天下無身過也口鉅而不欲言

思欲言滿天下無口過也 謂昔之所學者為土梗思欲化真 腐為神奇奇不人貌而天行不已也進乎此者其溫伯雪子乎

適齊舍魯而不見魯請見之人謂中國之人明乎禮義似彬 彬質其有文也而陋於知人心則不能盡已之性以盡人之

性也後疑其有以振我而見之果不出雪子始之所言矣夫 昔之見我者能方能員而未能忘于方員能陽能陰而未能

超乎陰陽徒以口舌昭道德而不能以忘言證道德此其所 以見客而歎也仲尼曰夫人以耳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三一

南華真經注疏

道以聲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存道也天下之不可以容聲而求道者幾人哉即如顏子猶求夫子於步趨馳驟言語之間而夫子奔逸絕塵非步趨馳驟之所能及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位而民歸又非言語文章之所能及也意者道不在口而在心乎故夫子曰人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不知心聞道則生不聞道則死心死甚於人死也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人因之以作息夫人一日之存亡也春日行虛一度冬日行氏四度動植待之以卷舒萬物一歲之生死也夫苟吾爲軀殼之吾惟與物爲役役且不知其所自始安知其所自終今吾爲知命之吾規方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由我而出何前途之不可往夫道有著者則有矣有所以著者則非有矣而必求之於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安得有馬乎故吾不患不得道而患不能忘道不患一人不忘道而患不能與汝俱忘道蓋故吾爲成形之吾不變化者也不可不忘而真吾爲知命之吾無始無終者也忘者忘而不忘者自不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似喪其耦而孔子以爲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何也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必屏心知杜口言方可與汝議乎其將至人不言已往而言將來未言人道而先言天道至陰肅肅愁慘之象也至陽赫赫發舒之象也肅肅不出於地而出於天自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至而下降也赫赫不發乎天而發乎地自冬至而上升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大綱著而細紀藏消息盈虛其造化之密移乎晦明日月其造化之彰著乎有天道即有人道生不生於生之日而必有所萌待之以生也死不死於死之地而必有所歸待之以死也一生一死相爲終始無端而莫知其始無窮而莫知其終不有爲物之初者孰能主張乎是哉天下之至美莫如命而至樂莫如道惟至人先了命而後了道故得至美而遊至樂孔子曰願聞其方老聃曰凡人每以生爲常死爲變而至人視死生爲大常而不動念豈以喜怒哀樂而易心謂天下有萬物而即有吾吾爲萬物中之一物其與之同者榮枯死生之理而不與之同者忘形骸超死生之見而又何有乎得喪禍福棄隸者猶知身貴於隸豈以貴在我者而爲變故所失乎不見有得喪禍福則必不知有喜怒哀樂無心患者自有妙解足徵爲道之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其孰能說此道者老聃曰不然天地間無往而非水也人日取酌焉彼之才自然而然無爲也而無不可爲也至人之德亦猶水之利萬物無修也無證也而物不能離天地不修而自高厚日月不修而自照臨至人不修而道同天地日月孔子出而告顏回曰夫人所處小則知亦小所聞大則知亦大始吾之於道也其猶醺

雖與止知其中之廣耳向微老子之發吾籍也安知天地之大全也幾虛吾一生矣魯本多儒而莊子對魯哀公曰魯少儒以儒自負不在服也公亦知儒服之所取乎冠冕冠以象天者知天時履方履以象地者知地利帶佩玦以解紛者事至而斷有其道者多懷玉而被褐無其道者往往照之不衷也公益號於國曰無儒道而有儒服者殺無赦而魯果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子儒服而立公問以國事隨叩隨應無不叩而無不應即千萬而不能窮莊子曰然則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餘皆偽儒也可謂魯多儒乎吾以是知千古以上惟真則能動人也古有箭祿不入於心者飯牛牛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侯信其不欺視吾國如彼國也文王於是尊之為太師問之曰此政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乃無心為民之言而臧丈人則疑其有利天下之心遂不應而夜遁顏回曰文王其猶非至德耶又何必以夢為言也仲尼曰凡人見其偏不見其全斯可譏議而文王聖人也慮無不周已盡之也又何可論刺焉彼直以順人情於斯須耳而其深意固非末學之所能識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弓滿鏑射平矢速身如木偶自謂得射之道矣伯昏無人曰射有巧有神汝今是射之射巧也汝得之矣有不射之射神也汝猶未也試與汝登高履危虛實相半若能射乎御寇伏地流汗安敢射也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橫無八極故安危不入於心而能為不射之射今汝猶以目而窺見上下四方神氣不足故安危皆得以入汝之中而不免於殆矣孫叔敖三為令尹而寵辱不驚以致肩吾之問孫叔敖曰吾非能過人也獨聽來者之自來不得而卻之則得非我也去者之自去不得而止之則失非我也此其所以不喜不憂也且忘貴賤亦忘彼我賈果在令尹耶則不有我矣賈果在我耶則不有令尹矣方將躊躇凡物之去來猶是也方將四顧凡人之得喪猶是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忘言語忘聲色忘威武忘帝王視死生如旦暮也況爵祿乎若而人也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二

四

牛集十一
卷之三

神可透出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養可處瑣尾而不挫此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眞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存者不足以並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亡小則齊得喪大則亡死生視障支體如委蛻也非目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理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星

牛集十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通篇以無知無爲無修爲主其斷言語地名相釋氏諸經多宗此意

知與無爲無修爲名也北遊於玄水玄水乃產藥之用源即黃之

上登隱斧之邱而適適無爲謂焉形爲無言之人其以知謂

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也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此不答正所謂不言若使知答則其隨於疑網知不得問

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閣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昔者應予知之將語若也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雖未答而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星

牛集十一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始得

何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

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

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也知之彼爲與彼爲不知也以

答之其孰是邪三人者孰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來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見狂屈似之以其有答之心我黃帝與汝知

性成佛即是此意狂屈似之故僅得其似我自指與汝知

終不近也以其答言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出於道故聖人行不

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致者招之使來之謂道無方體本

在我何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德則無爲而仁爲可爲也義則分別太甚虧之

可也禮則奸雄借之以文奸所謂亂之始也故曰爲道者